

序

從來小說家言，要皆文人學士心有所觸，意有所指，借端發揮，以寫其磊落光明之概。其事不奇，其人不奇，其遇不奇，不足以傳。即事奇人奇遇奇矣，而無幽雋典麗之筆以敘其事，則與盲人所唱七字經無異，又何能供賞鑒？是小說雖小道，其旨意深蘊，原可羽翼賢卷聖經，用筆行文要當，合諸腐遷育左，何可以小說目之哉！

《水石緣》者，芳普李先生作也。先生天懷灑落，貫穿百家，少精制義，不遇，遂幕游燕趙吳楚間，諸侯爭倒屣。後薄官滇南，以吏為隱。笥中攜有《水石緣》一書，蓋亦心有所觸，意有所指而然也！予獨愛其寫私情而不流於淫媾，傳義氣直可貫諸金石，等富貴於浮雲，甘林泉以笑傲。中以朗磚作一簿針線，其紅羅墮懷，蠟丸詩句，明明將後事點出，繼此則逐段分應，非胸有成竹不能臻此。猶喜每段起結，不落小說圈套。蓋合而觀之，自第一段起至三十段止，如一串牟尼珠。分而觀之，每段俱有意趣，又如瓊瑤堆案也！其詩歌詞賦俊逸清新，趣語笑談風流大雅，而新婚一段寫得暢快分明，實係未經人道，豈諸小說所能窺其萬一哉？

夫著書立說，所以發舒學問也！作賦吟詩，所以陶養性情也！今以陶情養性之詩詞托諸才子佳人之吟詠，憑空結撰，興會淋漓，既足以賞雅，復可以動俗。其人奇，其事奇，其遇奇，其筆更奇。願速付之梓人以公之同好，豈僅破幽窗之岑寂，而消小年之長日也哉！是為序。

甲午浴佛後一日桐山硯弟何昌森拜撰

自敘

夫文人窮愁著書，謂其可以信今而傳後也。若傳奇，豈所論哉？顧事不必可信，而文則有可傳，莊生寓言尚矣！他若宋玉窺鄰、無稭記會以及遊仙無題之作或隱或見，只緣情綺靡，不自以為可傳也，而今猶競相諷詠焉。下及元人百種，錄舊翻新，歎深伙頤，誰謂傳之必可信哉？又誰謂不信之可不傳哉？

憶自六齡出就外傳，師授四子書，點頭默記，了然於心而不出諸口。至十歲不茹葷，長者謂予曰：「汝墮地後每夜悲啼，三年方止。非老僧轉世棄西方之極樂、厭塵世之囿濁不至此。」予笑而應之，不敢以其言為妄。弱冠，應童子試，取博士弟子員。乃以異籍被攻，憤不顧家，負輕囊，隻身遠出，歷齊魯，抵保陽。棄舉子業，究習幕學，文章筆墨之事已渺渺如河漢矣！嗣是客金台，游荆楚，居豫章。三十年來，當事不以庸俗相待，咸以氣義相孚！

平生一無嗜好，惟喜親卷軸，即稗官野史，吳俞欠越曲，胥縱觀覽。因見其中寫才子佳人之歡會，多流於淫蕩之私，有傷風人之雅，思力為反之。又念及人生遭際悉由天命，毫莫能強，當悲歌慷慨之場，思文采風流之裔，懸擬賞心樂事，美景良辰，諒在造化，當不我忌。因以愛書之筆繪兒女之情，雖無文藻可觀，或有意趣可哂，亦庶使悲歡離合各得其平而不鳴耳！

書成，秘之行笥，惟恐貽笑大方。適以薄官滇南，寅好覲見，強付之梓。予固不自信也，奚問奇之傳不傳哉？顧世界三千，因緣十二，偶然人事悉屬天緣，凡遇之同不同皆可作如是觀。故敘顛末，以白同人，顏其額曰「水石緣」云。

時乾隆甲午桂月書於熙和軒稽山棣園李春榮自述

後敘

余幼習儒，未逢明師誘掖指引，誤入迷途，日事誦讀，不知程式，虛費辛勤。迨自覺轉機，已失遲暮，屢試未售。遂棄之遠遊，學申韓之術，餬口四方。回憶昔時功苦，廢置難安，因思唐人不發作小說以舒懷。歷觀古來傳奇不外乎佳人才子，總以吟詩為謀，牽引苟合，漸致淫蕩荒亂，大壞品行，殊傷風化。余力為反之，只考詩論詩，絕無挑誘之情。《西廂》為詞曲之祖，深惜紅娘不識字。茲令彩蘋知書，以補缺陷。文章筆法惟推《左氏》，神化莫測，獨擅千古之奇。今妄擬其微旨，提綱立局，首尾呼應，埋伏影射，籠絡穿插，吞吐摟渡，代字琢句，無中生有，麗辭散行，詩詞歌賦，作文之法縝密無遺，最易啟童蒙之性靈，發幼學之智巧，幸勿徒以鄙語俚言閱之解頤，為爽心快目已也。故爾又序。

甲寅堵叟芳普再筆。